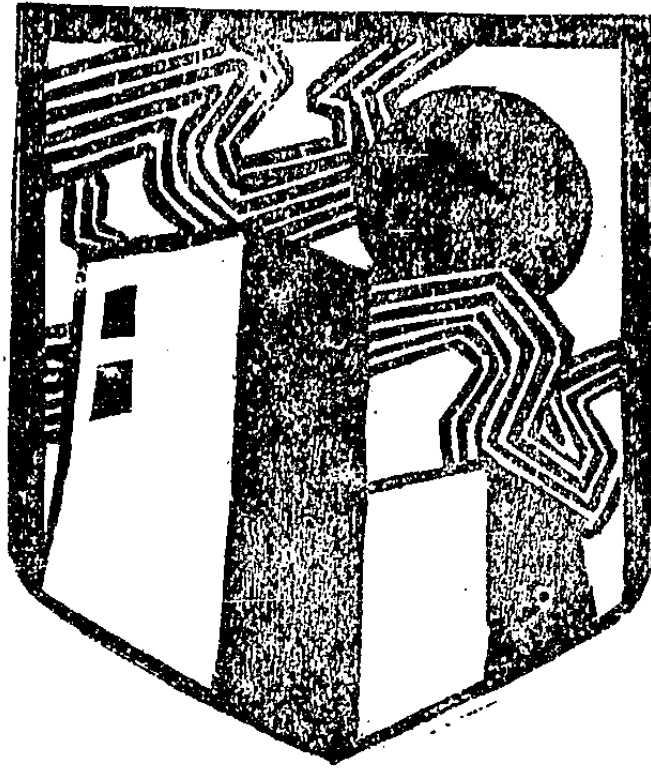


火霧

著 平 亞 王



叢詩草春

春草詩叢第一種

火

霧

王亞平

王亞平著

春草社印行

春草詩叢序

王亞平

詩歌，這一類表現形式，比較容易抒發情感，所以運用它來寫作的很多。

詩歌，是思想的頂點，情感的頂點，語言的頂點，所以運用它來寫作成功的又很少，很少。

我們這一羣都是詩歌狂熱的愛好者，追求者，想以這種形式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情感。

但，與其說我們愛好詩歌，不如說我們更熱愛生活，熱愛現實，熱愛這一個多光多彩的時代。

因為，詩是現實生活中諸情景的藝術形像。詩是真正的時代的聲音。

新詩，已有三十年的創作歷程，它却比小說、戲劇、散文繞的圈子大，吃的苦頭多，碰的釘子嚮。

直到今天，新詩彷彿還是被一般人漠視的「童養媳」。

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感謝那些先進，和同時代的新詩的開拓者，他們像流血的人民戰士一樣，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放着光輝的作品。

抗戰，剛剛起來的時候，多少詩人和人民一同從血火中活躍起來，歌唱起來，行動起

來。他們的歡悅、憤怒、苦痛、仇恨，在生活中表現着，也在詩歌中表現着。

及至戰爭一再的「轉進」，現實的刺激，增加了生活的矛盾。詩，和中國的人民一樣，在更痛苦與艱險中作着慘烈的鬥爭。而，另一部分人，以不正當的手段從別人脂膏上榨來了自身的幸福，渡着比戰前更為荒淫無恥的生活，

新詩的創作領域擴大了，也縮小了。

有的像地老鼠一樣，鑽進現實的泥土裏，從酸、甜、苦、辣各種滋味的的生活裏，從陰、亮、暗、明各種社會的現象裏，從不同角落，不同階層發生的具體事件裏，去發掘更真更美更能滋養新詩的材料。

有的像游絲一樣，把思想飄浮起來，把情感自私起來，單用美麗的字句，唱厭的調子，去裝飾那一具「骷髏」。

在衝鋒的一刹那，最難堅持的是那以自己的血力，吹動響朗的號音，命令着千萬的戰士的號兵。詩人能不能堅強做人，堅持創作，要看他站立在土地上的腳，握着號筒的手有沒有抖顫或脫逃的痕跡。

我們不說說自己是這樣的「號兵」，但我們却有着做這樣「號兵」的堅忍不拔的勇氣。

在這「民主」與「法西斯」殊死抗鬥的年代，中國人民的力量，必從廣闊的土地上逐漸昂揚，壯大起來。新詩和政治鬥爭一樣，它必須詩人以集體的力量，去研究，去創作，

去行動，去開拓新的道路，創造成詩歌的新風氣。

我們是一羣「春風吹又生」的小草，對於詩歌藝術還不過是「一年級的小學生」，我們希望互相批判，互相激勵，使每個人的作品獲得改進的機會，和現實更密切的結合，和人民發生血肉相聯的關係，走向詩歌藝術的新境界。正如「小草」之希望更多的得到春雨的培育，陽光的溫暖一樣。

一九四四，十二，二十，渝：

火 霧

序詩

在激不潯的混沌年代，

在沒有邊際的藍色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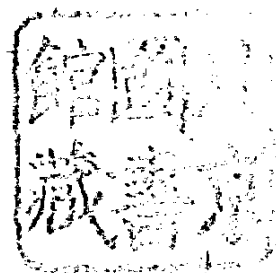
一團團一片片的星雲，

縱一條神秘到不能解釋的軌道上，

盲撞而迅猛地旋轉，飛動。

時時地，閃現着綺麗的光彩，

又彷彿蘊藏著爆發的火焰，



156232



雀鳥善飛的翅膀不能接近，
樹木花草也沒有繽紛的生長，
她們來，還在人類的前邊。

沒有那樣的手繪出她們的圖景，
沒有那樣的眼睛眺見她們的形像，
沒有那樣的耳朵聽到她們的聲音，
「火霧！火霧！」祇有一個熱情的詩人，
第一次歌唱了她們的名字。

這名字被人引用，叫人喜愛，
神和精靈們也都來欣賞喝采
比霧更鮮明，比火更猛烈，
她們的光越發多，愈顯越亮，

荒漠的空間變成了火與光的世界，

一種潛在的雄奇巨大的力量，

深藏在每一團火霧的裏面，

像電那樣輕，火似地燃燒，

力的飛動，火的嗥叫，光的閃爍，

展開了一個激烈的競賽。

一點點，一羣星消散的霧片，

一點點，一羣星碎落的火花，

含着失望的悲哀，飄飄搖搖地，

向着不可測知的地方滑下。

勝利的仍在旋轉，仍在飛動，

她們的心朝向遙遠的光明，

像堅定的探險家，勇猛的人兒，

懷着發掘奇蹟的歡悅，

和尋覓野獸鷺鳥的狂奮。

太陽像一個智慧多情的母親，

把慈和溫暖的光輝照着這些兒女，（火鷺）

她們天真愉快地笑着，叫着，跳着，

昂起頭，舉動着有力的小手，

向太陽母親誇說着生命的成長。

於是，一陣掃捲空間的大風，

挾着太陽的熱力，灼亮的光，

與過混混濛濛的煙霧防線，

像昏夜裏海洋上的塔燈，

照見了這些正在划行的小船。

地球，月亮，大大小小的晨星，

從此，好像分家居住的兄弟姐妹，

都有了適當而形像的名姓，

向前向前，一個接連一個地，

在同一願望下創造自己的生命。

海洋是勞動，土地是發光，

綠草黃花開遍大地的土壤！

獸在山上跑，鳥向天空飛，

彎彎的銀河俯瞰着廣闊的海洋，

人們以天才的聲譽自由的歌唱。

這時候，那詩人也吹着牧笛走來，

他的音節激越，腔調兒歡暢，

他唱道：「火霧！火霧！力的旋動！

火；——光與火的灼燒！

你用自己的生命，創造了萬物的形像！」

一

在都市的門檻上，
我丟掉了從農村帶來的
最後的一雙草鞋。
像一個流浪的歌女，
懷着羞憤的心情，
吹奏起嚮亮的笛音。
但這裏是一片陰森，
沒有花草的荒原呵！
使我得不到愉快的呼吸。

二

我走過大街小巷，

還不到一睜溫暖的目光。

躲着山，避着水，
躲着天，掩着太陽。

我睜大眼睛遙望，

看不見一個鳥兒飛翔。

三

在破敗的籬笆下，

我拾起一片小小的花叢。

牠藏滿了塵土，

虫蟻咬成了破洞，

風雨打落了牠的紅豔。

從他枯黃的身體上，

我發現了

都市的破碎的靈魂。

四

我應該感謝清道夫，

他和我一樣的忙碌。

早晨星星沒有落完，

他掃着馬路上的塵土；

夜裏，月亮移過山頭，

他還掃着街上的穢物。

而他永遠掃不盡的，

是人們心裏的痛苦。

五

生活的道路啊！

像蜀道上的石級。

勇敢的向上爬，

懦弱的跌死在底下。

耗子也許是幸福的，

牠能偷吃囤倉裏的白米。

在這里，人的生命，

不如洋狗身上的一顆項珠。

六

從朋友的嘴邊，
我聽到了嘆息。
假如我能貼到他們心上，
我一定能聽到
他們的哭泣。

七

不要用熱情的的手指，
去撫摸黑色的土地；
不要從強暴者的眼睛裏，
去希求一點點憐憫。
只要你心靈的觸覺是銳敏的，

你就能聽得清楚

那仇恨的萌芽，沙沙地

從泥土裏生長；

那叛逆的精靈們，

將從厚老的岩石下，

翻身起來……

八

在這荒涼的墳場上：

幸福是一場夢，

正義是一個名詞，

愛情結不出花蕊。

祇有百貨的假聲，

像翻滾的浪頭，兇惡地

漲破了人心，漲破了市面。

九

我看見，狗仔披着呢大氅，

男人們在臉上塗着脂粉。

我聽見，臉上有甜笑的女人，

她心裏撒着天大的慌。

我睨笑，愛情的花株，

開在金錢的銅臭上。

十

你心裏有火，

他心裏有毒，

誰也不向誰告白。

讓眼睛對住眼睛，

（說一聲，再見！）

就像水上的浮萍，

在生活的流線上，

沒有一點兒安慰。

十一

時間，像一縷輕烟，

在生活記事冊上，

留不下一星點兒紀念。

許多人

像爭奪穀米的野鴉雀，

拍打着小翅膀，

竊動着骨髓的嚙，
貪婪而盲撞地，
向那沒有思想的願望，
賭出了生命的力量。

十二

幻想的城市呵！
像失去青春的老處女，
呆呆地站在那里想什麼呢？

星火高站在天上，
它溫暖的光亮，
照不到你冰冷的身體。

隔壁，滿樹的新花，
紅豔豔的開放了，
却不准許你採摘。

大路上，自由地，

騎過三輪車，不騎機車！

而你，却望着白雲發呆。

十三

那些「快樂」的冒險家，

像螻蛄一樣地，

在別人身上掘成了窠巢。

金錢，酒，和女人，

分神着他們的心。

「享受」就是生活，
以別人的悲劇，
創造自己的幸運。

十四

像抓兒狗一樣，
許多人的羽毛沒壓腳，
彷彿不是爲自己生長。

十五

像凋殘的舊蕾，
許多人青春的思想上，
長出了衰老的白髮。

像拋出的皮球，
許多人的生活，
沒有目的的滑動。

十五

第一個人說——

生活是一灘死水；

第二個人說——

生活是瓶裏的花，

第三個人說——

生活是一泡膿漿，

第四個人走過來，

沒有話說，

「苦笑」掛在他臉上。

十六

好多天沒有見陽光了。

白天裏，

耗子爬上書架示威，

蝙蝠也唧唧地飛。

窗外大樹的枝柯上

生不出一顆新葉，

祇有陰暗的影子

在我眼前蕩來蕩去。

十七

我站在海村的破板門前，

遠遠望着都市的畫面，

一些綜錯的線條，

調和着濃的淡的顏色，
一齊塗上了畫板。

等我走近來，仔細地欣賞，
嚇得我全身抖顫，——
原來是一具骷髏的雕像，

十八

我不信這骷髏上，
會開出天才的花朵！

正如我不信

臭毛廁裏
能產生出芬芳的薔薇！

十九

有人說：

都市的臭蟲

比人還多

牠們吮別人的鮮血，

充飽了肚皮；

但到頭來，

牠們的肚皮

要被別人的血花滾破。

二十

「記憶」，是一杯酒，

是一杯濃烈的酒，

許多人啜飲它，

拿它，來麻木自己的思想。

醉了，

他們的眼睛看不見天，

看不見花和樹林，

看不見敵機炸倒的牆。

煩惱襲來的時候，

他們就回想着——

玄武湖的盤船，

古城的白塔，

霞飛路的燈光。

二十一

縱然是螢火的一點飛閃，

或是小蟲的微細的叫唱，
我都歡喜聽，歡喜看，
唯有光的溫暖，美的歌
能使我發育在心田裏的萌芽，
獲得更新解而活躍的生機。
但搖蕩在我眼前，耳邊的
是那些嗅嗅噓噓的狗行？
和亂飛亂叫地黃色鴉羣。

二十二

給我一滴水吧！
像潮音浦的泉流
又溫良，又清香。

給我一星火吧！

像母親銅鑼裏的

那麼溫熱，紅豔，

給我一槍吧！

祖父射擊過野獸的

我要拿它瞄準着敵人。

二十三

這些霧呀，烟呀！

爲什麼來障着我的眼睛？

我不敢在街上走一天，

會弄到一鼻孔黑泥。

有人說，

假若呼吸不謹慎，
還會爛掉了心肺。

二十四

燈光

是黑夜的靈魂。

星火

是天海的眼睛。

但我更愛燈光，

它給我光明的智慧。

二十五

馬霞啊！別那樣傻，
放下你的顯微鏡吧！
別在貧乏的實驗室裏
背誦那科學名詞，
解剖那可憐的青蛙。
你該打開帶銅鎖的門，
到外面仔細看看，
祇要抓到一點灰塵，
照一下顯微鏡
就能發現千百萬
蠕蠕動的法西斯細胞。

二十六

人，走的路

總像天空的風雲，

時時有奇異的變幻。

小黎茵呀——你設——

今天，我愛香甜的酒，

我愛豔醇的紅茶，

但，到明天早晨，

你也許，要愛上那

焦黃而乾脆的鍋巴。

二十七

像剪鬚毛的羊，

秋日的城市

線繫着寒儉的胸膛。

一片紅色的落葉，
懷着凋殘的悲哀，
撲索地落在街心。

忙倉倉的行人，
拍一拍身上的灰塵，
向秋風打一個寒顫。

二十八

人們說，別出門

秋風落起了萬丈灰塵。

爲了繪製人生的圖景，
我孤獨地走在街上。

我發覺灰塵的幕布，
看見妖媚的歡笑，猙獰的啼哭。

我一面作畫，一面走，
逆着灰塵與秋風。

二十九

如果你問誰最勇敢？
那麼請看一頭小燕子，
在敵機炸毀的屋樑上
又重建起他的新巢。

那末，請看金錢冒險家，
像一顆爛蘋果，一剎的時分
就從生活的黃金座上跌下。

如果你問誰最崇高？
那末，請看那支持着
殘廢身體的一根白木拐杖，
它正試探着人類的路向。

三

江水落了潮，
小販停息了叫賣，
電燈發慘白的光輝
照着迷漫的暮夜。

這時候，

我聽見都市的喘息，

和第二期肺病者似的

沉重的哈咳。

三十二

誰從她眼睛裏，

奪去了智慧？

誰從她臉上，

劫去了天真的美？

人們嘲笑她，問她——

「你有什么苦惱？」

她露出白牙齒，笑笑地說：

「活着也好，死了也好。」

「有甚麼不好？」

他顫抖地唱着歌：

「頭髮短，眉毛長，」

愛不愛都一樣。」

小報上的社會花絮——

「一雙濃緻的瘋女郎。」

三十二

我感謝都市呀，

繁亂噪響的嘈聲，

撞碎了閑適的情調。

我底詩風琴

再不彈死水內遊魚，
和大自然的風貌。

我底脚

要踏進「骷髏」的空籠，
去挖掘人生的陰密。

三十三

難道是爲了個人的憂鬱？

有時候，我悲憤地，

吞嚥住自己的眼淚。

我雖然有一件破呢大衣，

一隻筆，一個墨水瓶，

但我確實是農民的後裔，
今天，我泗住在——
這昏沉的城，灰暗的霧，
那因鎔着的山城。
也許，這高樓大房，
倒塌了，

變成一堆破爛的磚瓦。

而我。這一個北方的孩子，
永遠像一個堅韌的孤松，
屹立在烟霧風雪的當中。

三十四

對於誰讀者，

我沒有多餘的工夫。

黃壯心白柏樹的睡沫

二十八

灰色的屋簷

三十五

弄在階石里

偷偷地私語着？——

不歸算什麼？

牠臉上沒有黑斑。

三十六

我厭惡佛羅的「八哥」

牠以伶巧的喉舌

把自己的醜態

編成一串美麗的花環。

人們評論地說：「這
「瞧呀！這是我收穫」

三十七

把豬鬃當做駿馬，

把皮球當做蘋果。

把蘭花當做鮮花。

在黑夜裏跳舞，

說戲曲就是太吵——

我不笑他分不出顏色，

却怕他辨不清真假。

三十八

黃昏的晚鐘，

我死不要它。

灰暗的烟霧，
掩沒了它的光彩。

黎明的霞光，
是我的思想。

它穿過黑暗，
指着光明的方向。

三十九

我不願做一位騎士，
跨着白馬，挾着劍

向曠野追求浪漫的情感。

我不願做一顆甲蟲，
把自己可愛的身體
拘限在狹小的天地。

我願做一個忠實的僕役，

自由地耕耘着土地

却把收穫供獻給善良的農人。

四十

「你對人人熱情，
人人却不說你好。」
朋友，我不能接受你

這淺薄而庸俗的忠告。

因為剽竊是我的生命，

忠實是我的哲學。

讓別人冷靜而虛偽吧！

我永遠愛護自己的法寶。

四十一

誰說蜀道難，

難於上青天。

敵人的炸彈，

爆上棧道的欄杆。

假如詩人（李白）生在這年代，

他一定不再說，——

「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四十二

當爆炸的敵機，
破壞了霧城的秩序；
而躲在石頭洞裏的母親
以她偉大的慈愛
戰勝了心裏的恐懼。
但，當她把血衣繫結的小生命
從溫暖的懷抱裏
拋向富人樓下的時候
那心裏積淤的痛苦，
又添添了偉大的慈愛。

四十三

勞動者的呼呵，
是都市的牧笛。

江風的咆嘯，
是船門的信號。

牽夫的步伐，
是耕田的音樂。

四十四

我吐一口唾沫，
對準那怯懦的傢伙。

他們像柔軟的蝸牛，
深躲在中殼裏，
不敢用眼睛
去觀察血火的戰爭，
他們焦灼地
企待着「英雄們」的大手，
來解除身上的枷鎖。

四十五

但願我的思想，
像白帆點點
在時代的波浪上飛越。
我一點也不許
讓那腐爛的氣息

爬進我新鮮的血液。

我是一個健實的礦夫，

頭頂起燈火，

手握着銅鎚，

通過陰冷的礦穴

去發掘地下的火源。

四十六

年老的農婦，

對我哭訴：

「洋火十元錢一盒，

粒米珍珠呵，

五百元一石，

.....」

而我沒有給他安慰。

「我愛分半長的香煙頭，

我愛一灣圓潤的臉，

.....」

生活，把人民

逼上了峻峭的峽口。

四十七

我可憐

那些綉花枕頭式的女人，

有波浪似的頭髮，

豔麗如蜜桃樣的嘴唇，

而她們肚子裏

裝滿了稻草

和一幅庸俗的靈魂，

四十八

夜裏，我仇恨

窗外的含着

都市臭味的風，

它擾亂我

深藏在心靈裏的

寧靜的思意。

四十九

輕佻而灰色的烟

想在廣漠的天空，

追尋永久的歸宿，

可憐它闖出網罟，
就粉散在暴風雨的前頭。

五十

那些歡喜

把罪惡編織成一串

談諧的笑話的人們，

他們常常把右手

舉着慈善的旗幟，

而他們的左手

却從受難者的身上

擷取肥美的膏腴。

五十一

喧轟的雨點，

嘲笑大海的沉默；

等它墮入浪濤，

就在沉默裏滅亡。

五十二

階前的小草，

寂寞的生，

又寂寞的死去。

牠不懂得戰爭，

也不懂得戰爭的痛苦。

五十三

愛沉默的人，

有繁多的夢。

我愛真，愛現實，

我遠離了夢境。

夢是荒唐的裝飾，

而說謊比夢更可怕。

五十四

我嘲笑顛倒的豬猡，

牠搖擺着肥與瘦的身體，

旋轉在泥污的繩圈裏。

有時，把笨拙的哼聲，

比成最美的琴音。

等我嚮朗地

在柵外自由的天地，

吹奏起動人的牧笛，
而他懷着難耐的嫉忿，
向我燃起傲慢的嘴唇。

五十五

我熱愛長空飛行的雁羣，
牠們有天大的豪情
去追尋南國的溫暖。

但我不歡喜那顫慄地
哀怨的啼音，像向
冷清的人間討取憐憫。

海水闊，天外還有天，

路程又艱苦，又遠，
只曉越過了寒帶，
就是風溫水暖的地界。

五十六

我要做一個忠實的瓦匠，
高站在破爛的屋簷，
把遮風避雨的磚瓦
精密地鋪滿了房頂，
叫棲居室內的人民
感到安適，也感到溫暖，
而我愉快地進行工作，
從來不想到自身的危險。

五十七

當大風吹着暴雨

衝進淒迷的草叢。

那撼動躍起的蟋蟀。

向幽冷的黑空

奏着抗爭的悲鳴。

我愛聽這樣的歌唱，

因為他把燦朗的生命

交付給自己的聲音。

五十八

我第一次流下眼淚，

是背起了小行囊，

聽母親最後的可憐。

我第一次流下眼淚，
是我愛的姑娘，
改變了思想的指針。

我第三次流下眼淚，
是看見敵人的馬蹄，
踏進了祖國的土地。

等我第四次流下眼淚，
那是我用自己的武器
戰敗了人類的仇敵。

楊

.1945.

火

霧

有版權・禁翻印

著者
發行所
總經售

王亞平

春草詩社

文光書店

重慶大井巷十號附二號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版

71.52
10/10/11

亞所余：慎裝

王
亞
平

霧 火
平 亞 王